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味吾廬
詩文存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國家取士多途在貢徹其真意自唐以降不由進士者
謂之白衣公卿士類之重可知也清沿明制科舉相仍
薦於鄉試於禮部然後用於朝迴翔十餘年資既深而
望始重然後顯其位得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求人
才於詩賦經義所得幾何況復限之以資格奇材異能
將何以奮焉嗚呼有清一代循良之吏骨鯁之臣捍疆
圉平大難者出於科舉多矣若以資格言資格又何能
限人才名曰資格而巧取豪奪者亦眾豈尙得謂資格

用人乎吾師江亭英先生文學著於時年十七爲弟子
員二十八中副車三十一舉於鄉三十九成進士官刑
部主事五十五選授江西永新縣知縣五十六蒞任五
十七調省五十八以疾卒於家余悲先生之遇而歎國
家之待士何薄也夫一舉再舉始成通士積歲月已閱
二十二年自通籍以至改外又歷十六年以天子之命
吏十月繳憑到省至次年八月始檄赴任晚清疆吏之
權威已可概見履任甫十月廉循之吏遽奪與異己之
口此誠何說也雖然爲吏以長子孫吾知非先生之志

久矣先生忠厚君子也天將厚報之故假於異己之口而使去之速而先生卒能順天之意浩然而歸如棄敝屣曾不依違其間非所謂積仁潔行者耶味吾廬者先生取莊子故吾新吾之說而亦陶淵明吾亦愛吾廬意也今讀其僅存之詩文寥寥五十六篇首以集陶詩而先生生平之志見矣有清之變莫大於甲午莫甚於庚子甲午之變先生居京庚子之變則在母喪之中王寅服闋適在拳亂之後與王友萊侍讀往反酬唱借足痛之什至十疊其韻不特抒寫衷腸而工部忠愛於斯寓

焉當是時也重關大啓滿目凋殘感薄俸之間曹勛兒輩以敦儉旅懷棖觸皆寄於詩輓友之章尤不苟作若論其文則祭葬趙太夫人二篇不啻永叔之表瀧岡也憶先君子之沒包蕉舫先生輓之曰二十年拙宦沈淪而先生更哭以詩今衡先生之出處實有同於先君子者特先君子未屈於疆吏耳蓋先生年三十九始通籍而先君子之通籍年亦三十七矣先生之沒年五十八而先君子捐館年僅五十六也天之厄之者豈異也然先君子之著述如困學紀聞補注寸草廬奏稿及小謨

觴館文集注與編輯之寸草廬贈言雖以壽鏞之不肖
已次第刊之而先生所僅存之詩文伯子覺齋獨能蒐
輯殘賸彙爲二卷更輯贈言及僉載爲一卷使壽鏞得
以編次讐校縱區區者不足盡先生之學問而真性情
流露於字裏行間者已於是得之然則厄於此而伸於
彼者壽鏞與覺齋益當交勉矣壽鏞旣草家傳固知無
當於萬一今更序之如此以誌感焉時民國三十三年
七月弟子張壽鏞

味吾廬賸稿卷首

長男江義修恭編

鄞縣通志人物編仕績傳

江仁徵字定甫光緒十六年進士官刑部十餘載自請改知縣授江西永新永新號稱難治仁徵一以誠接之民感其仁恕相勸爲善邑之某鄉俗悍常抗糧不輸官吏憚之莫敢督催惟仁徵任中先時輸納或問仁徵曰君何治而得民若是仁徵曰生平頗記大學所言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竊有志焉乃不自意而爲吾民所諒

實無他術也仁徵在官僅十閱月爲忌者所傷而去民爭籲留不得後至者訖不爲民悅及祥符馮汝驤撫贛察其枉檄仁徵回永新任仁徵以病辭永新民間之率來私請仁徵慨然曰民易親事上不易也卒不赴時江西學界刊發雜誌歷訾省縣官吏不少假借獨於仁徵稱爲溫厚循良清廉公正贛紳賀贊元亦曰江公誠篤君子也在官無異人之政而民安之殆古所謂仁恕之吏歟季子義均字韻琴京師大學師範科畢業曾被選浙江省議員家貧守正會有賄賣參選者嚴詞絕之卒

困蹟以終

江亭美先生家傳

張壽鏞

江亭美先生旣沒之三十六年其子義修編先生所著
味吾廬詩文牘稿示壽鏞又取生前贈言及沒時輓什
彙爲一卷屬爲整齊且曰君知吾父最深乞一言爲家
傳俾與鄞通志傳並存壽鏞受命逡巡自維譾陋未報
師恩雖義修不言猶當勉爲之顧未能得其萬一耳嘗
憶先君子詔小子曰先生敦篤君子也實少余七歲聯
之以文酒劖之以道義更使汝兄弟師事之師其人非

僅師其文也是知先生莫如先君子矣歲庚子先君子捐館先生哭以詩讀辛苦文章難造命消磨貧病易傷生句知先君子者又莫先生若及今思之不啻先生自道矣壽鏞何足以知先生而先生之真性情固自有可傳者在爰述其概先生姓江氏諱仁徵字定甫一字亭芙號懲葺浙江鄞縣人也江氏系出皖江宋宣和間始祖少虞公以宣敎郎知定海縣卽今鎮海未及考績而卒葬於邑之白鶴山子孫遂家焉故曰白鶴山江氏又曰江家山循山而西曰靈巖鄉聚族而居不下七百家

清初十五世祖文公始遷郡城和義門至二十世是謂
企漁先生卽先生之考也妣趙氏封贈如先生官生二
子先生居長贈公以居積起家有潛德衣食麤可給先
生自少靈敏好讀書性復慈祥愷悌外和而內介作事
有恆日之所行夜則筆之積成巨帙顧遇事有不安於
心者往往以簷直出之故不諧於俗而以齟齬終先生
身材短小弱不勝衣然趨義則不後人爲文以清真雅
正爲宗戊辰年十七爲弟子員有聲庠序辛未遭贈公
喪而趙太夫人積哀成疾幾殆先生於苦困中延醫嘗

藥調治萬方露禱中庭願以身代真誠所感幸得無恙
然自是公私叢集於一人先生雖復跌宕文史不以境
遇豐嗇爲憂而甘旨之奉惟恃脯脩指授生徒根柢經
史作文尤重義法先後受其學者皆掇科第各盡其材
己卯中副榜壬午領鄉薦庚寅成進士觀政刑部假歸
省母壬辰秋復入京供職明年壽鏞偕弟壽鎬始受業
焉甲午中東事起朝臣無離京者先生日則趨部以其
餘暇與友朋相酬唱且刻香聯句爲消寒集陳雪樵比
部康瑞馮時香孝廉毓孳童柘塍廣文賡年與先生四

不啻乾隆閒四明李謝鄭萬四友焉而詩格清高以先生爲最今其詩可稽也明年馬關約定先生遂歸養母居鄉之日掌教鎮海觀瀾書院三年得士尤盛而子弟多自課與弟仁綸相友愛然督之嚴與諸子等以是皆成名己亥四月趙太夫人卒壽鏞往弔之哭泣之哀有逾孺子先生則年已四十有八矣壬寅服闋入京時拳禍之餘瘡痍滿目旅懷悵觸又皆寄於詩鎮海王友萊侍讀榮商容膝軒詩集中與先生唱和之作尤多先生四疊韻詩所謂今我憩京塵蜚曲如伏蟬鬬捷愧未能

索居亦所恐者紀實也蓋迴翔郎署者非白首未得選
除且適有王侍御祖同者奏請令六部候補司員回籍
不扣資俸屆補缺再傳到部議雖未決而汰官之說起
矣先生自遭甲申家業中圯子女累重京曹薄俸杯水
車薪雖布衣菜飯素重節儉又復天懷沖澹實無以支
撐遂決請改外丙午選授江西永新縣知縣壽鏞適以
輸漕入都與先生朝夕相見一日酒微醉謂壽鏞曰子
知我能爲吏者乎今天下號爲能吏者供奔走聽使命
我能之乎趨利避害我能之乎不顧良心不怕輿論我

能之乎知其不能而爲之鮮不敗矣壽鏞因慰之曰事盡在我而已不在我者可聽也自古循吏皆出書生先生旣領之而鬱抑之懷形於顏色十月繳憑到省明年八月始抵永新任下車伊始卽訪問疾苦延聘方正勸學平訟與民休息永新素號難治先生一矢以誠往者輸納錢糧多不如期及此則先時畢集且巷歌街謠莫不欣欣有喜色以爲酷烈之餘以煦嫗噢咻出之永之鄉人士皆曰是本醇儒爲循吏敷教化以文章也會有司江西官銀錢局者與先生不協排斥異己當道不察